

上官鼎武侠小说集

九龙佩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江湖九龙威名远播,其中有行侠仗义之士,有醉心功名之徒,抑善抑恶,众说纷纭。

九龙中的老九身怀绝技,尤令黑白两道眼热的是其人的随身玉佩——“九龙香玉佩”,是武林人士莫不欲必得之的稀世奇宝,安隐藏着—个极大的秘密,其中包含着令练武习艺之人一生受用不尽的秘诀。

老九神秘失踪,玉佩消声匿迹,江湖上掀起寻找玉佩的狂潮,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九条龙在江湖武林这一舞台上各自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眼花撩乱的好戏,搏斗拚死,其中不乏人性善恶的交战,少侠女杰的儿女情怀更令人心旌摇荡……

目 录

第 一 章	细雨骑驴出剑门	1
第 二 章	群龙不见尾	31
第 三 章	奇中奇	91
第 四 章	以巧取胜	115
第 五 章	英雄却步	147
第 六 章	碧冠压顶	187
第 七 章	血雨飞采虹	239

第一章 细雨骑驴出剑门

蜀北剑阁，亦名剑门关，是大小剑山之间的一条栈道，山中凿石架阁，险不可越。关口形如一只张开的虎口，关内绝峰无数，当中分向两侧，连直数百里，像城墙堞垛，又像持戈戍守的战士，排班峙立，虎视眈眈，气势雄奇磅礴，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

暮春三月，就在这个闻名天下的名山之中，一桩小小的事故发生。

这虽是一桩小事故，却在不到两个月之间震动了整个江湖，并且掀开了武林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一页。

那是一座无碑的孤坟，它孤零零地躺在剑门关内一座形如虎牙的土丘旁，坟头只较地面高出半尺，像那些未经人践踏过的草地一样，上面长着茂密的杂草，如不仔细看，很难发现那下面埋着一副白骨。

这座孤坟，躺在山上已有二十年之久了，从它出现到第八年之间，一直没人来替它清扫过一次，也一直没有人来探望它一下。从第九年起，它才开始有人来眷顾，那是一个美艳绝伦的女子和一个三岁小孩，还有一个又聋又哑的婢女。他们三人在一个秋天的午后来到了剑门关，在山中一处极为隐秘的地方置屋住下，每年清明节就来扫墓。年复一年，那个女子已由青春年华而进入了中年，那个小孩也由髫龄而长成一个姑娘了，天下着

毛毛雨。他们扫完扫完墓，肩面对着孤坟肃立，似乎又一次沉缅于往事之中……

龙儿，娘又要走了。

“是的，娘……”

“你不要难过，总有一天，娘会带你去见阿姨的。”

“是的，娘……”

“那么，你在想什么？”

“儿在想，唉，没有什么……”

“不，你今天一直不说话，你一定有什么心事，现在告诉娘，你在想什么？”

“儿在想……想……想娘所说的那个住在汉阳的阿姨，是不是……真有其人？”

那个中年妇人浑身微微一震，脸上顿时露出浓重的惊骇和温怒，凝眸深深注视儿子好一会，忽地化惊怒为悲伤，低头轻叹了一口气，俯身由坟旁提起一个包裹，这才徐徐转望儿子道：“龙儿，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

少年一见母亲的脸上有着失望之色，不觉大起惶恐，垂头呐呐道：“这五六年来，娘总在这个时候离家前往汉阳找阿姨，起初两年，娘老说儿子年纪太小，不能远道跋涉。可是现在，儿子已长大了，为何不能随娘走一趟呢？”

那中年妇人闭目沉默半晌，随又轻叹道：“娘不要你外出，就是要你好好在家读书，希望你将来能够取得一个功名，以慰你爹爹在天之灵，你连这一点也不懂么？”

少年抬起头，面现迫切之色道：“可是儿在旅途中亦可读书，

何况古人也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是在家里读书有何用处？所以……”

那中年妇人不等他说完，伸手按了一下他的肩膀，含笑打岔道：“好吧，娘明年一定带你出去玩玩，现在快回屋去，别老站在这里淋雨……”

母子俩相对默立片刻，中年妇人又伸手按一按少年的肩膀，移目朝那座孤坟投下了深深的一瞥，然后转身拎着包裹径自向关外姗姗行去。

少年伫立不动，怔怔地目送母亲的身形渐渐远去。于是，像往年一样，脑中思绪纷至沓来：“为什么？为什么娘一直不肯让我走出这剑门关？还有，为什么娘一直不愿在爹爹的坟头上立一块墓碑？难道爹爹生前犯了罪，是官门明令缉捕的逃犯，不！娘说爹爹是一个不仕之士，一生只喜游山玩水，三十二岁时死于一场疾病。只因爹爹喜欢剑门关这个地方，故临终遗命娘将他安葬于此，但是……”

“沙、沙、沙……”

正当他思忖至此之际，蓦听得有个脚步声由后传了过，来。

“那个讨厌的哑巴春梅来了！”

他想着，转身举目望去，视线瞥处，不由心头一震原来那并不是他所想的哑巴春梅，而是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年约六旬左右，身材短小，骨磷峋，身上穿着一袭破旧的黑衫，肩上负着一柄铁锄和接着一只布袋；走路步履摇摇欲坠，走一步呻吟一声，浑身无一处不透着颓废虚弱，十足一个身罹沉痛的老人！

老人走到他面前停住，眨着一对雾翳的眼睛将他打量一阵，

忽然惊“阿”一声，苍白的脸上现出万分惊奇之色，张目失声道：“你……少年人，你是谁啊？”

看了老人那副惊奇的表情和听了那种近乎“喧宾夺主”的询问，他不禁也感到十分惊异。只因他在这剑门关内已经居住了十二年，山中的几户人家他都认识，这个老人，别说见过，听也不曾听过——何况他竟那么吃惊地反过来问自己“是谁”呢？

他迷惑地朝老人拱手一揖，以温和的语句答道：“小可上官慕龙，寒舍就在此山，请问老丈贵姓大名，今日因何来此偏僻之地？”

老人嘴里“唔唔”地颌了颌首，脸上的惊奇之色已在一瞬间收敛净尽。他把肩上的铁锄和布袋卸下，缓缓弯身在坟旁的一块圆石上坐落，一面笑眯眯道：“老夫河南人，姓柴名亦修——”

“修”字甫落，目光触及坟前的一堆纸灰，忽然脱口惊“噢”一声，抬目望着上官慕龙讶问道：“少年人，这是你烧的？”

上官慕龙点头道：“是的，因为今天是清明节……”

老人脸上立时现出一片感激之色，又颌了颌头，喟然道：“唉，真是惭愧，整整二十年了，老夫却一直不能前来清扫一次……”

上官慕龙诧道：“啊，老丈认识先父？”

老人敢情患有气喘症，这时忽然咳嗽起来，一面咳嗽一面摇头道：“不，老夫……咳咳，老夫怎么会认识你父亲？咳咳，咳咳咳。”

上官慕龙更加惊诧道：“老丈既不认识先父，何以竟说‘不能前来扫墓’的话？”

老人喘着气笑道：“你误会了，老丈说的是拙荆，咳咳……拙荆埋骨于此已有二十年之久，直到，咳咳……直到今天，老夫才有时间前来起回她的骨骸。”

上官慕龙愕然道：“老丈说什么？您要取回尊夫人的骨骸？哪个坟墓是尊夫人的？”

老人咳嗽渐止，别过脸望着身边的孤坟笑道：“就是这一座！咳！她生前性子最躁急，而老夫却懒怠无比，要是她知道我迟到今天才来掘取她的骨骸，不暴跳如雷才怪呢！”

上官慕龙不禁失笑道：“哈哈，老丈别开玩笑，这座坟墓是先父的啊！”

老人神色一愕，连忙起身绕着孤坟端视了一遍，又摆头看了看四周的景物，最后回望上官慕龙道：“你这少年人才真会开玩笑，老夫虽已二十年不履此地，但自信决不会记错，这座孤坟是拙荆的无疑！”

上官慕龙见他似不似在开玩笑，便正色说道：“老丈的确是记错了，这座孤坟确确实实是先父的！”

老人见他竟也不似在开玩笑的样子，忍不住拊掌哈哈大笑，边笑边道：“这才妙哩，拙荆是老夫亲手掩埋的，那么小哥也是亲眼看见令尊埋下这里的么？”

上官慕龙摇头道：“不，先父谢世时，小可尚在襁褓中，但这座坟墓是先父的绝无错误！”

老人笑容一敛中那一对嵌在苍白面孔的眼睛突然射出精灼的光芒，凝然注视上官慕龙片刻，沉声道：“你说的如此肯定，可有何证据？”

上官慕龙道：“家母便是证据！”

老人“哦”了一声，微一冷笑道：“令堂此刻何在？”

上官慕龙道：“家母刚刚离家前往汉阳去了。”

老人眉头一皱，面含冷笑默望他一会，又道：“老夫不相信会看走眼，你小哥不会武功？”

上官慕龙道：“小可只会读书，哪会什么武功？”

老人颌颌首，举步走到他跟前，眯着眼笑道：“看来你小哥的家庭一定有些问题，既然令堂现在不在家，老夫再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如今老夫就把拙荆的骨骸掘来给你看，拙荆死时头上插着一支玉簪，两手戴着一对玉环，而且左腿骨上有一条刀痕，所以，是你的父亲是老夫的妻子，一看便知！”

上官慕龙一听他要掘开爹爹的坟墓，大吃一惊，怒道：“不成！您老丈没有弄清楚之前，怎可胡乱掘毁人家的坟墓？”

老人不理他，俯身拿起铁锄便要动手掘坟，上官慕龙又惊又怒，急忙跳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往后拖，大声道：“不要乱动，您这位老丈怎可如此胡来？”

老人皱眉“啧”了一声，摔开他的双手，不耐烦地道：“这样吧，老夫掘出的骨骸如不是拙荆的，老夫便把脑袋砍下来给你如何？”

上官慕龙问道：“不，小可要您老丈的脑袋何用？”

老人拂然不说道：“那么，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还是给老夫坐下来吧！”

说话间，伸手在上官慕龙肩上拍了一下，上官慕龙突觉全身一震，接着手脚便起了僵硬的感觉，哪里还站立得住，仰身往后

便倒。

老人右臂一探，即时揽住他的身子，又在他脑后哑穴上轻轻点了一下，然后把他抱到坟左一片岩石下放落，让他面对孤坟倚坐着，这才返回拿起铁锄动手掘了起来。

上官慕龙欲待挣扎，只觉浑身丝毫不能动弹，想开口骂，舌头竟也硬僵僵不能转动，眼看着那自称“柴亦修”的老人身手突然变得那么灵活，手中铁锄上下翻飞，如雨而下，直把爹爹的坟头掘得乱七八糟，心中谅忽交进，不觉眼泪簌簌流了下来。

但同时，他也觉得很奇怪，心想对方只轻轻在自己肩上拍了一掌和在自己脑后点了一指，何以自己便全身瘫痪麻木，连话也说不出，这是什么邪术呀？

这个疑问只在他脑中闪了一下，他并未去多加思索，因为这时他已被眼前的那副景象骇震住了。

只见那老人手中铁锄不过挥动了十几下，已将整个坟头掘开，敢情里面没有一片棺木，坟土一开，便露出了一堆灰色的骨骼！

老人神色凄怆，慢慢放下铁锄，小心翼翼地将骨骼上的泥土清除掉，这才走到上官慕龙的面前，苦笑道：“小哥，你爹爹当年落葬时，有没有用棺材盛殓？”

上官慕龙想说有，却因舌头不能动，说不出话来。

老人话出口才想起他哑穴受制，不能开口说话，不由失声一笑，当即伸手在他咽喉下一拿一推，再在他背上拍了一掌。上官慕龙先觉咽喉一爽，舌头立时能够转动，又觉身躯一震，霎时手脚便恢复了活动能力，于是疾忙挺身跳起，奔到坟前探头瞻望，

这一瞧之下，只瞧得他脑门轰然一响，顿时眼前金星乱进，头脑天旋地转……

原来，墓内躺着的那具骷髅，两条腕骨上确然套着一对玉环，头颅下也有一支玉簪，左腿骨上亦确有一条刀痕，情形全如老人所形容的一般，这对他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也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打击，于是他大叫一声，顿时昏倒坟前。

不知经过多久，他悠悠醒转，一眼瞥见老人已将那具骷髅装入布袋中，坟土也填回原状，不觉为之大勃，翻身爬起，两手抓住着人的双臀用力摇撼，哭叫道：“告诉我，告诉我！我换为何要骗我？”

老人又恢复了先前那副虚弱无力的病态，摇头慢吞吞地道：“这个老夫哪里知道，你母亲叫何姓氏？”

上官慕龙颤声道：“家母上柳映华，先父上官梦云……”

老人闻言神色一震，注目又将他打量一阵，摇摇头表示爱莫能助，然后背起那一袋骨骸和铁锄，举步缓缓向山外走去。

上官慕龙泪潸潸望着老人的身形渐渐消失于远处的山峦之中，忍不住满腔悲痛，仰天一声悲呼，疯狂似向山中的家里奔去。

这时天已近午，细雨仍在霏霏落着。他一气奔到家里——座落于山中一处极为隐秘的一间大茅屋，把自己关入屋中，躺在床上抱头痛哭起来。

他自幼与母亲迁居至此，在那以前的一切已不复记忆，但从不得自家有何不妥之处。只在自己十岁以后，母亲忽然开始每年一度于清明节后离家前往汉阳探望阿姨，由于自己从未见过那个阿姨，而母亲又不许自己随往，所以感到有些疑惑。除此

之外，根本没想到母亲对自己隐瞒着如此重大的秘密，把一座别人家的坟墓骗自己说是爹爹的；这使他惊骇欲绝，使他从安静的生活中一下坠入五里雾中。

“天啊！那座孤坟原来不是爹爹的，可是娘为什么这样骗我？为什么？为什么啊？”

“笃笃笃！”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索，他猛力翻过身子，冲着房门大喝道，“滚！滚！滚！”

房门“咿呀”一声被推开了，一个年约三十的粗丑女人当门而立。

不用说，这个女人就是哑婢春梅了，她面上充满着惊异之色，抬着两手做扒饭的手势，意思是说：“少爷，吃饭的时候到啦！”

上官慕龙挥手怒吼道：“滚！滚！告诉你我不吃饭，你给我滚开吧！”

哑婢春梅以为他今天因不能蹬随母亲去汉阳，故此在伤心而大发少爷脾气，不禁咧嘴一笑，当下把门带上，逗自吃饭去了。

天黑之后，哑婢春梅又来喊他吃饭，他又把她撵走，并且索性跳下床把房门上了闩。

夜深了，他想得心疲神倦，不觉沉沉睡去……

就在此时，茅屋外突然来了一个夜行人！

这个夜行人身材短小，行动灵捷，毫无声响地闪到茅屋门前，侧耳贴上门缝倾听片刻，随即扬袖缓缓伸掌按上木门。门内分明上了闩，但却似被他发出阴劲震碎，一眨眼便被他推开了。

夜行人侧身闪入，发现这是一间小厅堂。他双目炯炯扫视

了厅堂左右的两扇房门，然后运目满屋扫视，视线遍及每一个角落，接着移步绕着厅堂四壁伸手抚摸，有时还轻轻敲着，似在搜寻什么东西。

搜寻一阵，似是毫无所获，于是停步皱眉沉思。过了片刻，缓缓仰头望向大梁，蓦地纵身跃起，左手一反攀住屋梁，身躯空吊，右手开始伸入茅草中摸索，攀沿摸索到“哼，金龙剑，果然不出所料……”他神情激动地喃喃自语，握剑的手微微发抖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那厅堂左边的房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踢开，哑婢春梅手掣一柄青钢长剑飞掠而出，一声不响，劈面便向那个夜行人胸口点去。

运剑灵捷而诡辣，竟是个大行家！

夜行人身形略一偏闪避开了她遽然攻到的一剑，同时转头向右边房门开声大喝道：“上官慕龙，你出来！”

正在房中酣睡的上官慕龙瞿然惊醒，跃身跳下床，打开房门一看，发现哑婢春梅手挥长剑攻打着那个日间掘墓取去他妻子骨骸的病老人柴亦修，一时大惊失色，急忙摇手叫道：“春梅！不可伤人，你……”

忽然，他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了！

但见哑婢春梅吐剑如虹，一剑紧接着一剑肉病老人猛攻过去，每一剑均极凌厉迅捷，既狠且辣。但病老人也毫无慌乱之态，而且身手异常伶俐，飘闪腾挪之间，从容躲避着哑嫁攻上身的每一剑，只是一直不还手。

这就是使上官慕龙惊呆了的原因，他虽然对武功一窍不通，可是他也看得出春梅此刻的动作完全是武功的架式。这是多么

令他惊奇的一件事——哑婢春梅竟然会武功？

她跟随自己母子已有十二年，平日只负责做些极重的家务和种植蔬菜，头脑不会比家里的那匹黑驴聪明多少，说她有几斤蛮力倒是真的，却从未见过她练武功，哪知她竟会武功，而且还不不知从哪里取来了一柄长剑，这是从何处说起啊！

上官慕龙思忖之间，只见春梅又向病老人劈出三剑，着着向病老人身上致命的部位招呼，看样子恨不得将病老人杀死似的。他从懂事以来就只跟书籍为伍，哪曾见过这等凶杀的场面，一时瞧得目忧心惊，深怕双方受伤流血，连忙又摇手大叫道：

“春梅，你快住手，大家有话好说呀！”

他竟然忘记哑婢春梅是个“无话可说”的女人。

病老人接口笑道：“是啊，姑娘有话可说，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的一上来就向老夫连施杀手？”

哑婢春梅嘴里“哇哇”乱嚷着，剑招绵绵攻出，似乎不把病老人杀死绝不甘休。

“哈哈……”老人显然被激怒了，但见他一声嘹亮的长笑下，陡然亮出藏在肘后的金龙剑，举起迎着她的剑势轻轻一挥，一片金光飞洒间，只听“叮！”的一声，哑婢女春梅的长剑已被震得脱手飞出，飞上屋梁，穿过草层飞出屋顶上去了。

上官慕龙一看就知病老人的武功强出春梅很多，怕他再乘胜出手伤她，忙喊道：“老丈请住手，她是哑巴啊！”

病老人闻言“哦”了一声，立时撤剑后退，纳剑归鞘，一面轻笑道：“怪不得老不吭气，她是天生哑巴啊！”

上官慕龙点头道：“是的，她是天生——”话才说到一半，突

觉眼前一花，接着身腰一紧，已被哑婢抱起纵出了茅屋外。

但她抱着上官慕龙刚刚纵到屋外的空地上时，赫然发觉病老人已自己一步飞出茅屋，正面含笑容静静地卓立在自己面前。

“哇”她怪叫一声，抱着上官慕龙疾往右方飞掠。哪知病老人峰法比她更快，微一晃身便又挡在她面前。她再往左方飞掠，情形依然如此，情急之下，忽然脱手斜上官慕龙往后抛出。同时居然开口叫道：“少爷快逃命，这老贼是‘水晶宫’的人，他要杀死你！”

上官慕龙一个身躯被她抛上一丈多高的空中，正慌乱问，忽闻她——一个相处了十二年的哑巴婢女苏春梅，竟会手此时开口讲话。这又使他大感意外，只惊得心头大震，身子砰然摔落地上的痛楚也不顾，翻身披起大叫道：“春梅，你怎么会讲话了？”

话出口，目光瞥处，不禁又呆住了。

原来，只这一刹间，春梅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敢情已被病老人使出那种日间加诸于自己的手法定住了身子。

病老人举步向他来，哈哈笑道：“上官慕龙，你娘欺骗你，这个‘哑巴女’也欺骗你，你到底是谁啊？”

上官慕龙两眼呆直盯着苏春梅，发痴地喃喃道：“正是，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

病老人突然在容一沉，接着沉声喝道：“你姓‘上官’一占不错，其余的事，老夫或可告诉你！”

上官慕龙猛吃一惊，不觉退步道：“春梅说你是什么‘水晶宫’的人？你可是我的仇家？你要杀我么？”

病老人停步冷笑道：“别听她胡说，老夫干么要杀你？”

上官慕尤畏惧地道：“那么，您老丈半夜闯入寒舍所为何来？”

病老举起手中宝剑扬了扬，微微一笑道：“你来找寻一柄失落了十多年的‘金龙剑’，现在这柄‘金龙剑’终于被老夫找到了！”

上官慕龙打量他手中的宝剑一眼，讶然道：“那是由小可家中找出来的么？”

病老人颌首道：“不错，藏在屋上草层里面！”

说着用手向那茅屋一指。

上官慕龙惊问道，“那是您老丈的兵器？”

病老人摇头道：“不，是老夫一个师弟的！”

上官慕龙对武功一窍不通，自然也不把宝剑看作是一件珍贵的东西，便道：“既是令师弟之物，老丈取去还给他便了！”

病老人凝望他半晌，微笑道：“现在恐怕只能给他的后人，因为他的人和他的宝剑是一起失踪的！”

上官慕龙吃惊道：“老丈可是怀疑家母……”

病老人立刻打断他的话道：“现在不要谈得那么远，老夫先问你一事，你家里有没有一块刻着九条龙的香玉佩？”

上官慕龙惶然道：“那也是令师弟失落的东西？”

病老人颌首凝然道：“是的，它名叫‘九龙香玉佩’，比这柄‘金龙剑’更珍贵，老夫必得把它找回来才行”

上官慕龙道：“小可家中没有那件东西，老丈不信可以进去找找看。”

病老人沉思片刻，轻喟一声道：“也许它被令堂系带在身上，

咳，这些年来，你娘待你好不好？”

上官慕龙道：“很好，除了那座坟墓家母不知何故要骗我……”

病老人又微微一笑道：“如今你已发现令尊生死是个谜，可有何打算么？”

上官慕龙剑眉一扬，坚决地道：“小可意欲前往汉阳寻找家母，向家母问不明白！”

病老人摇头道：“不，端午节那天，九嶷山有一场天下瞩目的武林‘九龙灯会’，老夫打算前往参观！”

上官慕龙听不懂，问道：“什么叫‘九龙灯会’？”

病老人略一沉吟，道：“这事说来话长，老夫今晚仅能先简略地告诉你一点，所谓‘九龙灯会’，乃是说武林中有九个师兄弟每年一度要在九嶷山一面绝壁上点灯聚会。这九个师兄弟都是当今武林各霸一方的绝世高手，他们是四十年前武林中一位盖代高人号称‘九如先生’的徒弟。那位‘九如先生’一身武功天下无双，年老返隐之前收了他们九个师兄弟，分别传授他们一种绝技。后来九个师兄弟艺成各自外出行道江湖，订约每年去九嶷山聚会一次，至于跃上绝壁点灯，乃是在考验彼此一年来的武功进境。

“他们这种聚会已举行了二十年，最初五年，每次最先点亮龙灯的都是‘九如先生’的第九位徒弟，他天资聪敏艺冠八位师兄，故此被武林称为金龙。可是，就在第六年之后也就是距今十四年前，那位‘金龙’忽然未再去九嶷山点灯，武林中也自那时失去了他的踪迹，他的师兄们便开始四处寻找，却一直没有找到他